

新惊魂六计

xinjinghuntuji

赵志伟 赵宏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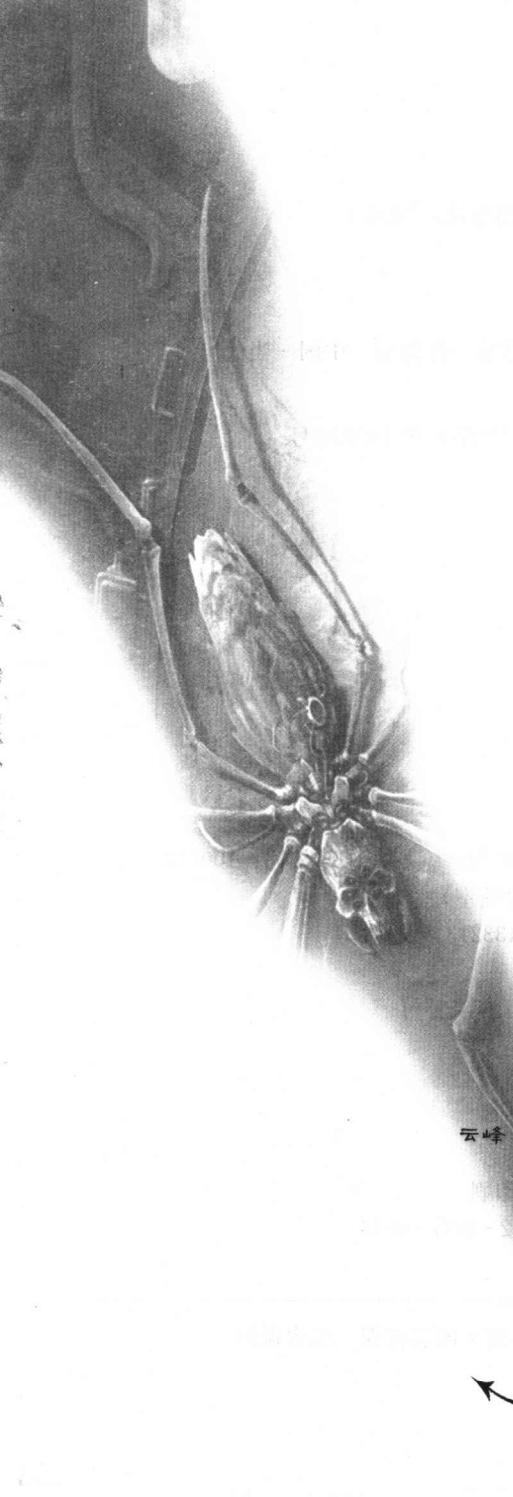
网络惊魂夜

鬼网

带你探索网络背后不为人知的惊悚世界

云峰 选编

朝華出版社



新·惊悚·六·计·

云峰 选编

鬼网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网/云峰选编.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1

(新惊魂六计)

ISBN 7-5054-1442-9

I. 鬼... II. ①云...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016 号

鬼 网

编 者: 云 峰

责任编辑: 田 辉

特约编辑: 蔡维尼

封面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

版式设计: 李 洁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印 刷: 河北省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94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4-1442-9/G·0811

定价 (全三册):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责任编辑：田 辉

特约编辑：蔡维尼

封面设计木头羊工作室
E-MAIL: MTY707@SOHU.COM TEL: 13001195652

新惊悚三计



编者的话

鸣谢本套丛书的作者：雾满拦江、luck、古刹飞鹰、李明星、遗忘的沼泽、聊聊 A、崔书君等人对本套丛书所提供的大力支持。

在本套丛书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在网上精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部分作品的原作者我们未能找到。如果您是本丛书的作者之一，请您尽快将详细的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告诉我们，以便支付稿费，邮递样书。

再次向所有的读者和作者，深深地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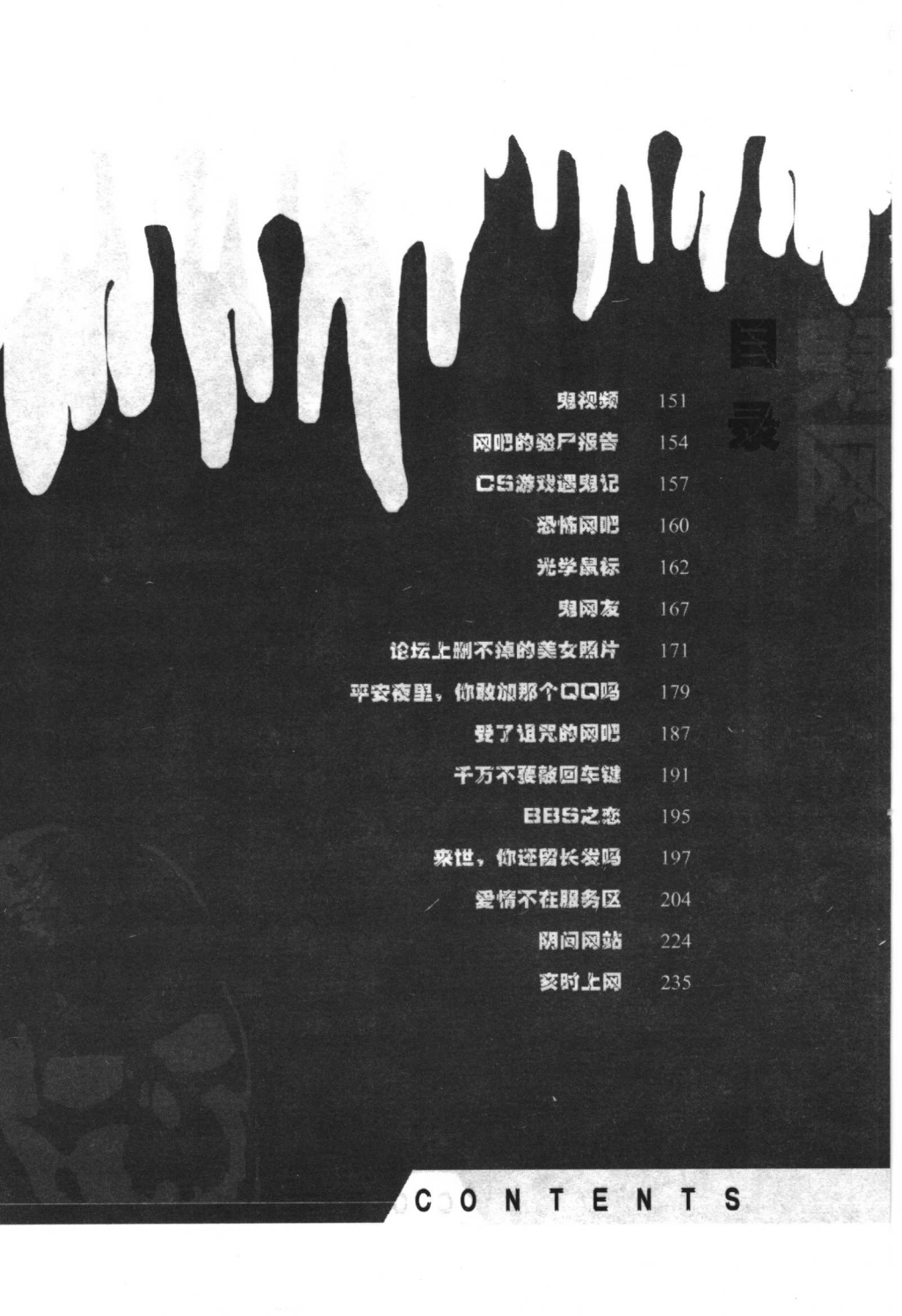
我们的联系方式：

电话：010-58220460

E-MAIL: cmf@booky.com.cn

目 录

千年妖精	001
网杀	027
永远的老妖	030
一个狐仙的网上情缘	041
QQ鬼事	053
夜夜上网鬼缠身	080
电脑鬼出笼之夜半妻变	091
无声之网	099
过来看看	102
网上有鬼	111
我昨天去见网友了……	119
恐怖的诅咒——滴血的屏幕	128
网络幽灵	134
谢烟客之硬盘冤魂	140
吸灵魂的显示器	143
网络潜水者死!	146



鬼视频	151
网吧的验尸报告	154
CS游戏遇鬼记	157
恐怖网吧	160
光学鼠标	162
鬼网友	167
论坛上删不掉的美女照片	171
平安夜里，你敢加那个QQ吗	179
受了诅咒的网吧	187
千万不要敲回车键	191
BB5之恋	195
来世，你还留长发吗	197
爱情不在服务区	204
阴间网站	224
亥时上网	235

千年妖精



我是妖精，没有仙法，不能化作一缕烟藏在一只大的田螺里，不能变作一尾鱼躲在水缸中，我只是每隔一个周期有一次分筋错骨的疼痛，痛至忘记时间，然后又继续我的人生。

镜子里映出一张苍白的脸，精致的下巴，长而浓的睫毛掩衬下，双瞳如一剪秋水，端正的鼻梁，细瓷般洁白的肌肤下隐隐透出细微血管，小巧的唇，却同样苍白得全无血色。

我对镜子里的人笑了笑，那无血色的唇便微微由两边往上翘。

我一松手，镜子“啪”地一下掉到地上，碎成许多片，可那张脸仍深深铭在我脑中。千年了，上千年这张脸一直未曾改变。这是我的脸。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或许是唐代，

我一直以这张脸保持着我的形态。不曾老，亦不曾死。

每到一定时间，好像这个时间是不定期的，我会经历一次分筋错骨的疼痛，疼痛会持续许久许久，至我完全忘记时间。然后，我又继续我的人生，仍以同样的脸，记得从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只是，我重新的人生里背景已改变，我疼痛中时间已流逝。于是一切我要重新适应。我也能极快地重新适应。我已经习惯了。

phoenix，传说中的不死鸟，每五百年自焚一次，然后于灰烬中重生。

我不知道它的基因是否与我相似，如我也不曾死。但我也未曾自焚，我只是疼痛，而这周期也没有五百年那么长。

其实从外表看来我与常人无异，只是我的嘴唇全无血色。不过这并不碍事，很久以前我用胭脂点唇，现在人们都称之为口红。

我茫然走在街上，心里有些害怕，我想，我还不如睡去的好。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疼痛又开始了，很快地我就没了知觉，我只来得及想：这一次的周期为什么这么快？

意识重回时我在一个积满落叶的森林里，我睁开眼睛最先看到的是一缕阳光，阳光有些刺眼，我重又把眼睛闭上，听到一个声音说：“她醒了。”

再次睁开眼睛，我看见一张年轻的男人的脸，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亲切地对我眨了眨眼。

他叫子凡，他和他的同伴来这片森林露营，发现了昏迷中

的我。他们认为那叫昏迷。

许多人聚在我身边问长问短，我沉默着，不开口。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虽然我看这些人似乎没有恶意，但我只能沉默。

有人说：“或许是个哑巴。”

我没有说话，在心里轻轻笑了一下。子凡却似乎听到了，他转身盯住我，亲切地眨眨眼，说：“或许这位小姐只是不愿意和你们说话。”

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决把我——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女子带回了家。

子凡住在一幢临街的公寓楼里，一室一厅，客厅只有一长两短的沙发与一张茶几，房间有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书柜书桌，还有一台计算机。关于计算机我是后来方知其为何物，当初我还奇怪这机器是什么，子凡视若宝贝，他曾笑着对我说：“老婆可以借人，计算机与车不能借。”

我进到子凡家中，他先扔了块毛巾给我，仍笑吟吟地说：“去洗个澡吧。”

我警戒地看着他，不动。

他笑意更浓，拉我到一块镜子前，道：“你自己看看。”

镜子里出现一个满身泥污的人，脏乱的头长发长长地披在身后，脸上满是泥巴，青一块黄一块。我又无声地笑了，这样一个泥人其实几乎连性别也难分，又有谁会生出什么念头。子凡把这样的泥人带回家，或许只证明他是个好人。

我用了两个小时洗澡，当我重看见镜子里那张千年不变的



千

年

妖

精

脸，那张苍白脸庞上精致的五官，我知道，我将又一次开始我新的人生。

我穿着子凡宽大的衣服走出浴室，他的衣服上带有淡淡的香皂味道。

子凡不在客厅，而客厅也空落落的，茶几沙发上没有什么物品。我轻轻走入他的房间，他已靠在床上睡着了。我在书柜书桌里翻来翻去，子凡醒了过来，揉揉眼睛，问：“你在做什么？想找什么？”

我清脆地吐出两个字：“日历。”

子凡一下子跳了起来，“你会说话！你原来真的会说话！”

我转头对他微微一笑。那一刻，我看见子凡的瞳孔停止转动，我听到他的心脏在强烈地跳动。我在对面的镜子上看见我的侧影，湿淋淋的长发垂在腰间，半遮住脸，一双黑眸波光流溢，雪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一个泥人自他那间浴室转一圈出来便换了个人，难怪他讶异。或许，他在考虑是否要把这间浴室出租给美容院。

子凡用颤抖的手把一个黑乎乎的小东西递来，我接过左看右看，不明其意，疑惑地把目光移向子凡，他一愣，说：“这是寻呼机，上面有日期，你？你不知道？”

我不再说话了，因为我的确不知道。一个人若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不知道，最好的方法是缄默。

现在已是公元2000年，二十世纪最末的一年，二十一世纪最开始的一年。

我发觉我有许多事情不知道许多东西不了解，但这不要

紧，很快我就会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如从前所有的重生一样。

我在子凡的屋里住了下来，我也的确无处可去。子凡询问我的家世询问我的从前，我仍缄默。他以为我不愿意说——我确实也不愿意说，他叹一口气：“好吧，你不想说我不强迫你，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等你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好了，你可以先住在这里。”他发现我无血色的唇，很是惊讶，沉思半晌抚抚我的发说：“可怜的丫头，你严重贫血。”次日便买了不少补血的东西回来。

我在子凡的屋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的东西，一切所谓 E 时代的知识点与流行面。

子凡每天开开心心地上下班，像是很高兴屋中多了个美丽如我的女子。这似乎是神话故事里的情节，书生于郊外捡了名仙女回来，从此为他洗衣做饭，其乐融融。可是，我不是仙女，我半点仙法也没有。我只是不老不死，其余与平常人几乎一样，也需吃饭睡觉也有痛感倦意，不会呼风唤雨，不能点石成金。我是一名柔弱女子。我无法在子凡下班前作法于锅上变出热腾腾的喷香饭菜，也无法令他的抽屉一夜间装满金银财宝，我也不会化作一缕烟藏在一只大的田螺里，不会变作一尾鱼躲在水缸中，我白天坐在凳子上，晚上睡那张惟一的床。而子凡自我来后把沙发当成了他的床，每天下班赶着买菜回来做饭给我吃，用他微薄的薪水养我。新的神话里故事已颠倒。

其实我不是很懒，我只是很忙，忙着学新的东西以尽快融入现在这个世界。此外还有一点，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千

年

妖

精



了，每重生一次我唇上的血色会消退一些，千年前我仍是如绛红唇，如今却是似纸一般白，且我精力明显地不如从前充沛，现在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个叫林黛玉的女子，而曾经我有些讨厌她的病怏怏。

子凡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知道这不是他前辈子欠我的，前辈子我未对谁人有过似海恩惠。子凡对我好是因为喜欢我，我清楚，在我头一回对他微微一笑的那一瞬他就喜欢上了我，他的瞳孔与他的心脏出卖了他。而我呢，我可喜欢子凡？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否定。你可曾见过一个千年妖精会喜欢上什么人？我是不会的！人类的生命如此短暂，流星一掠间便要逝去，且他的青春更是有限，很快地便会老去丑去，以我永恒的青春与美丽去爱一个凡人，可能吗？！

不要指责我的自私。自私是千年前向人类学的，而他们的遗传因子也很好地把这一点留传至今。自私，不独妖精的生命里有。

我依附于子凡的生命度过了我最初的重生，然后在我觉得自己已可以独立时，我决意离开子凡。

走的那日是阴天，没有太阳也不曾下雨，风沉沉地吹，我的长发拂在脸上，子凡伸手帮我理开乱发，低低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可是，能否不要忘记我？”我嫣然一笑，轻轻点头。子凡眸子里透出一丝光亮，却挤不出一丝笑容。我转身而去的那一瞬，手背上重重地坠了一颗晶莹的液滴，天上无雨，我想这大概是子凡的泪。然而，留一颗泪在我手上，又有什么意义？

我也租了一套一室一厅，却比子凡那套豪华舒适许多。我爱奢侈享受。妖精无甚大志，不欲于红尘中争名夺利，虽人们称此为有上进心；妖精不想遗臭万年亦不希冀流芳百世——有何意义？妖精已活了千年，看世间风流人物来来去去，江山代有才人出，然百年之后却仍仅是一抔黄土一堆残骨。多少人记住又如何？无生命的骨骼骨灰会有感应？真是无聊啊！有些人说要为世间留一笔财富，可知地球缺了谁都照转？是历史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了历史。有那闲工夫，不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若遁入古墓去！于是，妖精除却吃喝玩乐、游戏红尘和享受无味的生命乐趣，还可做什么？

我在外企找了一份工作，依靠一张假文凭。我已发觉现在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假的，豆腐渣房子、纸做的皮鞋、兑水的酒、医得死人的治癌药，就连美女的脸与身材也是经手术改版。一张假文凭，算得了什么，何况我妖精的能力远非这文凭所能概括。

我持的是清华学士毕业证，公司里许多人跟在我后面笑脸相陪，大赞我是才女，自然皆为男士。我含着高贵的笑容与他们大谈我大学五年的生活，说那一年军训的辛苦。确实，说到水木清华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它的历史，九十年前我亲眼看着它创建。公司里的女同事却不怎么喜欢我，经常会给我白眼，背地里说我坏话。然而我不在乎，我的工作能力和有目共睹，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一个妖精？

我买了各式各样的口红唇膏，粉红浅红艳红鲜红，把一张唇描得红润娇美，没有人知道我的唇原是全无血色，除了子



千

年

妖

精



凡——哦，我已几乎忘却这个人了。

一个妖精的心里，不会装下任何人。

我过着我的逍遥日子，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天天上网。自在子凡屋中学会上网后，我迷上了网络，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妖精对于新鲜事物总有不可抑制的兴趣。

一个夜里，我在网络上闲逛——现在的妖精总在深宵上网，一如从前的妖精在深宵上街。我于千万 ID 间遇到了一个 ID，它叫 phoenix，一看这名字我便隐隐地喜欢，像是遇到同类。我说：不死鸟你好。

phoenix：我不是不死鸟，我是凤凰。

矜婕：凤凰鸟中王，羽翅似焰翻飞处，千古泣血，自在不死鸟。

phoenix：呵呵，姑娘喜欢诗词？

矜婕：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phoenix：矜婕，矜婕，试问夜几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独上 Internet，不知心恨谁？

我心里一阵惘然，宋时柳永一句“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教我愁肠百转，当时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而我恨其触疼我心，拒不和词。而这多年后的 phoenix，不但与我谈诗论词，且直指我心。唉！孽缘！

自此与 phoenix 日夜网上题新赋，一时不见那 ID，竟“芳心是事可可”。

妖精虽聪明，终有不及之处。我的计算机经我累日折腾，不知何故频频死机，辛苦码出的诗词歌赋也丢失不少。我想，

这无生命的物体可能是染上病毒了。找了些金山毒霸之类来杀毒，情况未改良。此时竟连字幕也显示不出。如今我一日不见 phoenix，如隔三秋。这却如何是好？

想起了子凡。子凡是软件工程师，想必他可以帮我的忙。

一个电话招来子凡，看他大汗淋漓忙碌半日，东调西测后，计算机恢复良好市民状态，大喜，赠了他白开水一杯，送客。

不要怪我没良心，妖精本就是没心没肺的。现在我的兴趣全在 phoenix 身上。

如同所有平常人的网缘一般，我和 phoenix 终于要见面了。

见面的地点定在一个风清月朗的夜，一间幽暗迷离的酒吧。我坐在吧台旁转弄着手中的杯子，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美人弄酒杯，深坐蹙蛾眉，不知心恨谁？”

他来了。

抬头望去，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男子的韵味。phoenix，他没有让我失望。

我们喝了许多酒，phoenix 一杯杯劝我喝。我们还摇色盅，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我输，于是又罚了更多的酒。

我的脸火一样烫，我上洗手间的时候从镜子里看见脸颊娇艳似花。唉，倘若我的唇也能这样就好了。可我的唇是没有血色的，我只靠口红支撑它的红润。

最后 phoenix 扶着我走出酒吧，我格格地笑，今晚好快乐啊！



千

年

妖

精

